過庭錄

尚書略說上　　過庭錄卷之四

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昆弟爲二族也母昆弟子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族故合言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翔鳳謹桉今文家

書歐陽夏侯儀禮竝今文也儀禮喪服本九族以究其恩以父之姓爲一族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服之隆殺昭然可知故爲一族也若母之父母昆弟昆弟子疑可同爲一族則推母昆弟之法而母之祖父母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子之法而母之從父兄弟亦當爲服矣推母昆弟之法而從母之夫舅之妻亦當爲服矣數者皆無服故各爲一族以別嫌明微也母昆弟昆弟子男女合言者從母及從母姊妹雖適人無降服以本在外親故不別也妻之父母爲二族者妻之父爲外舅其妻嫌爲舅之妻妻之母爲外姑其夫嫌爲姑之夫別爲二族以別嫌明微也詩葛藟正義春秋桓六年正義竝引異

義禮戴說尙書歐陽說云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此說非也若云母之父姓則當由母所服以推之不僅外祖及舅也母姓亦不僅外王母也然不在服制之內則不得爲族故通義言母之父母不言姓所引異義當有誤也通典引白虎通以母之女昆弟爲三族而無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八字亦肊改故九族當兼外親言則親疎辨恩義究而制服之理亦昭然矣

中星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正義引馬融鄭元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昬七星中仲夏之昬心星中秋分之昬虛星中冬至之昬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正

義又引書傳云伏生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此馬鄭所本也四星皆舉四方之中宿案天文家言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是南方中星爲七星而書傳言張唯史記律書先言西至於七星後云西至於張亦互易其位與書傳正同然七星是七在西張星是六在東天象昭然彼其互易未知所由義從葢闕鄭作七星或當然矣其云春分七星中月令則云仲春昏弧中季春昏七星中云夏至心星中月令則云仲夏昏亢中季夏昏火中云秋分昏虛中月令則云仲秋昏牽牛中季秋昏虛中云冬至昴昏中

月令則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後世言歲差者據此謂唐虞與周末中星輒差一月校歲差之法出於後世聖人之所不言兩漢儒者亦未嘗言也劉歆三統術推昏旦中星（見月令正義）二月節昏井廿二度中春分昏柳五度中三月節昏張二度中清明昏翼四度中則春分之後七星已中月令須月朔之令故紀月初之中星堯典敬授民時必俟一月之中氣（季春之初二月中氣未盡故可云七星中）三統術推五月節昏氐二度中（仲夏之初四月中氣未盡故月令五月言昏亢中也）五月中昏房二度中六月節昏尾七度中（季夏之初五月中氣未盡故月令言昏火中也）則夏至之後大火已中三統術推八月節昏斗十六度中八月中昏女三度中九月節昏虛二度中

則秋分之後虛星已中是堯典與月令未始相差也唯三統術言大雪昏壁五度中冬至昏奎十度中小寒昏婁十度中大寒昏昴二度中馬鄭以爲冬至昴昏中三統術冬至則昴實未中似未可通校大寒前一日昴初度已中節氣可入前月是昴星中適是十一月晦則是月爲無中氣之月而閏月生焉堯典紀星昴於仲冬乃閏月定四時之法也說歲差者又云夏小正星象與堯典合與月令輒差一氣此更不然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與月令孟春昏參中未嘗差也小正唯四月南門正五月大火中與月令昏中星不合然小正正月始启蟄十月記時有養夜其節氣已入前月則南門大火亦是

後月之節氣於前月紀之也至小正八月辰則伏辰是房而非心周書周月冬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中氣而非節氣月令仲冬日在斗三統術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其節氣與月令同其中氣與周月同後儒必謂周初在牽牛周末在南斗者俱不辨而自明矣

按夏小正正月啓蟄莊氏說推正月甲寅朔旦啓蟄爲秝元以夏正建寅也周書周月篇惟一日旣南至此以朔旦冬至爲日月權與此周正建子也故推朔旦冬至堯正建丑故推朔旦大寒以定秝並據中氣也

一行日度議曰梁武帝據虞劆術百八十六年差一

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尙未中以爲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翔鳳校謂節前月卻者是也然惟昴中爲承閏後以見建丑之法以爲四仲皆承閏後則爲支離宜一行以頓有四閏譏之也

四岳

虞書言四岳者何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四岳謂四方諸侯繫於四方謂之四岳其號非一人也其職非一定也其人非一時也周禮疏序引鄭尙書注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校上文羲和四子分掌

四時即是四岳故云四時之官也云八伯者尚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堯典注言驩兜四人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即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經無所見故舉四人例之蓋四岳始有四伯其後爲八伯因繫於方岳之下不主中岳故變五稱四猶言四方諸侯數繫於岳故不嫌伯之或四或八也堯蓋總咨八州之伯其中遂有公舉鯀者亦猶舜之總咨四岳而公舉禹矣同列相薦古今皆有不必以舉鯀之文遂謂鯀不當居岳位也故曰其號非一人也下文云帝曰咨四

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曰言女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者乎觀鄭意正謂咨四方諸侯令自舉其中能庸命者故下文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正謂四岳諸侯無稱舉者故及側陋之舜爾若僞孔諸家直云欲使四岳順行帝位之事是則天子之位將讓四人有是理乎又女二十有二人正義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僞孔傳同按馬云不數稷契皋陶與鄭同

其弁數四岳與鄭異考當時無敕四岳之辭蓋四岳之官內爲王朝之卿外爲諸侯之長非有專職如羲和及共驩等是也故是時伯夷棄皐陶垂亦爲四岳號八伯非別有四岳之人且經文堯巽位則咨四岳舜求宅百揆典三禮則咨四岳事重故廣咨衆人不在命官之數故曰其職非一定也桉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爲羲和之四子爲四伯其後共驩等爲八伯其後伯夷諸人爲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桉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居八伯之首而稱太岳春秋左氏隱十一年夫許太岳之允也申呂齊

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爲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云舜染於許由伯陽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呂之許由伯陽與書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本莊子正傅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語太子晉稱共之從孫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蓋伯夷稱太岳遂號爲四岳其實四岳非止伯一人也故曰其人非一時也

大麓

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桉東晉尚書經傳出於僞撰其二十八篇之傳大約本古文舊說也此古文說也尚書大傳堯尊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此順今文義而說之也又云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子之事使大錄之此鄭引古文說以備大傳之義也書納于大麓音義引馬鄭注麓山足也此馬鄭以今文說注古文書也王肅又引古文說以攺馬鄭故亦以爲大錄萬機之政後人以遷

書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而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遂以山足之訓爲古文訓而不知史記說書不盡古文也王充論衡言大麓之野凡兩見論衡吉驗篇云使入大麓之野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蛇不害此當時博士所傳今文家常說故不著尙書說云云也又正說篇云又曰上有引尙書說語 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當作錄 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引書古文說也正說篇又辨之云令人庶之野人庶當作入大麓傳寫脫誤 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說家以爲譬喻

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校此謂校古隨舊知其說出古文家矣否則大麓之野見伏生之傳反屬之古文家乎又小爾雅廣言云禁錄也王氏昫以爲說文麓古文作𣘸𣘸與禁相近當作𣘸錄也小爾雅與古文家同王說是

古禮巡守封禪

梁書許懋傳云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

梁父刻石紀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案此傳先言舜幸岱宗又云鄭引鉤命決者知是康成注堯典所引也毛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案康成以前多以巡幸岱宗為封禪如張純班固盧植之說具在後漢書張純傳云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閒郊祀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

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甯)夷
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
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守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班固白虎通云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
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
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
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又
云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後漢祭

祀志注云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案此三家確指詩書禮皆有封禪而輒言泰山封禪者以太平巡狩必先至岱宗故言封禪者輒言岱宗但舉其首其實巡狩四嶽皆封禪也故易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惠徵士注云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言太平封禪之事隨三四易位成既濟定亦是太平告成之事故云王用享于西山也詩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此四嶽皆可封禪故班固以般爲封禪之詩至管仲稱封泰山禪梁父者以齊於泰山爲近且桓公卽欲效巡守封禪亦安能盡至四嶽故歷以泰山爲說況先儒言太平封禪

而巡守亦必俟太平白虎通云王者始起日月尙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巡守也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案此知封禪巡守爲一事也況尙書下文云封十有二山可知名山皆可封漢書武帝紀注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下禪梁父祀地言地示增廣案此說與白虎通之說已是漢人附會之談其實封者訓若畿封之封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謂不以封諸侯凡十二州之山使皆在天子之封內故曰封鄭注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此謂非諸侯之所得管故不以封諸侯也禪是祭天故許氏說文云禪祭天也卽經文亦祇

有柴望無祀地之言知祀地爲穿鑿強說封禪一名管子及鉤命決封禪分言互文以見義也考封禪之名之失一誤於管仲之對齊桓再誤於始皇之絀儒生三誤於漢武之絀偃霸四誤於建武中梁松爭封禪之禮而封禪爲帝王誇侈之事遂與古義日以不合案史記封禪書管仲先言受命得封禪者謂受命爲天子乃得巡守封禪正與晏子舉天子巡守事以諫景公欲觀轉附朝舞之意相同而桓公方侈其山戎大夏召陵之功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案管仲此言亦謂太平乃巡守封禪所謂鄗上之黍云云者言太平所致非封禪實事而後世悉依爲典故此一誤也封禪書又云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苴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案郊特牲言祭天埽地而祭焉又言莞簟之安而蒲越稾秸之尚應劭注封禪書云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爲席則儒生所言正是祭天之禮後人誂始皇之封禪遂幷儒生之議而

斥之此再誤也封禪書又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案春秋以後朝聘會盟饗燕尚有其禮而巡守希聞其事故封禪之禮曠絕又云羣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案以尚書周官言封禪似宜近禮忽有丁公爲不死之說此與李少君輩無異而西京百餘年郊祀明堂之禮無不廢壞於邪議不獨封禪爲然安得獨疑於封禪乎又云羣儒說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牽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

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褫言不與古同盭以武帝不能用埽地苴稭之制偃霸之議出於魯儒生當猶具古禮自其絀罷遂益衰滅太史公言不能辨明者言羣儒之力不能與朝廷辨明古禮言拘牽不能騁者言拘牽禮意不能騁情以順俗此三誤也後漢祭祀志云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案光武之意但欲循堯典二月東巡之故事行柴望之禮而松必欲依緯說刻石紀功則封禪之禮祭天爲輕刻石爲重後漢明堂郊祀事事復古而獨封禪終不異乎秦世此四誤也

有此四誤而後世概謂封禪爲妖淫之說欲斥其繆遂
幷其不繆者而絕之安知封山之名堯典已有埽地之
禮記說分明許懋之徒校之盧鄭祇見其疏矣

太原

按太原見詩書春秋國語並與秦置太原郡不同處禹
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
底績至于衡漳按當讀冀州既載絕句壺口絕句治梁
及岐既脩太原絕句梁岐太原皆雍州地壺口岳陽覃
懷衡漳皆冀州地孔傳所謂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州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是也其謂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
岳太岳在太原西南此說非也漢地理志壺口在河東

北屈縣東南爲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治又云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縣西北九
十里有梁山在山西吉州西一百餘里又云岐山在右
扶風美陽縣西北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治東北十
里即太王所邑在韓城西南三百餘里皆從壺口循山
西行至太原更當在梁岐之西水經汾水注引春秋說
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又引尚書大傳
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按此則凡高平之
地皆得蒙太原之稱不必以春秋之晉陽秦置爲太原
郡今爲太原府者當之也禹貢之太原當即漢志安定
郡高平縣等處爲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在陝西岐

山縣西北三百餘里漢縣稱高平正取高平曰太原之義蓋治梁岐脩太原則壺口以西之功既畢又從壺口東治岳陽經文治梁及岐既脩太原事繫壺口之下故不嫌以雍州之地入於冀州也禹貢九州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惟梁岐太原則先績後地明此三地皆不在冀州而施功不可不及所重在績故先績後地也鄭注云岳陽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此說誤同孔傳鄭注又云岳太岳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太山枚漢彘縣在今山西霍州直隸州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正在吉州東三百里吉州壺口所在雷首在吉州南三百里爲漢河東郡蒲反縣治卽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治即下文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是也蓋先岐後壺口後太岳太岳之導正從壺口來與冀州之文適合若以脩太原後即至于岳陽爲文不特以今平涼之太原爲窅遠不合地理即以漢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當之亦不應舍壺口而遠溯七八百里之晉陽也故知至于岳陽之文語意上承壺口記之始與導山經文密合而於地理亦無不順矣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玁狁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又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六月正義云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校正義所言知鎬方地相近鎬已不可指名朔方約在涇陽以北漢武因之置朔方郡在今陝西榆林甘肅甯夏二府地適在今平涼古太原以北又桉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

貢涇水所出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城西四十里涇水今出固原州西南山東南流逕平涼府城北知朔方涇陽之所在則鎬與之相近而非鎬京可知太原爲漢之高平而非晉陽亦可知顧亭林云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漢書賈涓之言秦地北不過太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則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桉顧氏此言甚確

然又以禹貢春秋之太原爲在晉陽亦誤春秋昭元年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公羊穀梁經並同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春秋左氏經文大原作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以安定有鹵縣證之知春秋大鹵亦在安定中國以爲大原者葢禹所主名故著於禹貢也春秋時涇原之閒久爲戎狄所據荀吳興師遠伐敗之於其地故公羊云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狄爲主人知非晉陽晉陽自爲晉地狄安得爲主人況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如地從中國自當書曰敗狄于晉陽幷不得云大原也要以晉陽爲大原實於子產之言昭元年左傳子產謂叔向曰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不過謂能治汾洮之水以處高平之地大原與大澤對文俱不可實以地名上林賦言布濩閎澤延曼大原與子產語正同大原亦非地名後人見汾洮出晉陽遂謂春秋時以晉陽爲大原衆喙同聲莫能政矣漢志太原郡秦莊襄王三年置葢卽取子產之言以名之不可以當詩書春秋國語之太原也

導菏澤被孟豬

或以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亦先積後地爲難荅曰

後人見禹貢菏澤孟豬皆在豫州章內遂以兩地爲禹貢屬豫州獨不思職方氏幷禹貢之徐州入青州而於青州云其澤藪曰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疏云桉禹貢云道柯澤被明都字異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桉春秋宋藪澤有孟諸明都卽宋孟諸也則孟豬於禹貢自屬徐州又鄭氏職方氏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菏澤在孟豬之北則屬兗州禹貢豫州滎波旣豬卽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之地正在豫州職方豫州亦言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蓋濟水伏流溢出爲滎濟水又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以溢爲滎驗濟水之伏流故施功於豫州因迹其再出之地

而有菏澤遂被及孟豬自滎至陶丘伏流凡五百餘里而至菏以後會汶入河更不伏流顯然可見爲濟水所謂濟河惟兖州者是也則菏澤當在兖徐之閒以其施功始於豫境故幷及之而先績後地以見菏澤孟豬並不在豫州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正義引鄭注曰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桉禹必親行乃能定田賦九等知地宜所有是爲任土作貢故以

禹貢名篇禹貢先言九州卽禹敷土也敷分也馬融注分別九州之土宜以作貢作始也廣雅言貢賦至是始定也隨山濬川皆以任土作貢故先紀分爲九州專言作貢導河以下乃言山川而王肅以爲凡每州說諸治水禹貢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乘涉之水名其說已非僞孔傳謂禹治一州之水旣畢遂還帝都白所治胡渭駁之曰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卽身入帝都何難陸行而必循迂回之水道校注河淮濟經歷數州豈能半途舍而入白無是理也林之奇曰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下言所由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校林氏以貢賦與康成爲近

然言轉輸之道卽非敷土之義如兗州之濟漯不能徑入於河則朝貢未必盡用舟楫惟相土宜則必就水之淺深以測土之薄厚而知其肥瘠分為九等且陰陽向背形於川瀆禹貢九州惟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揚言浮于江海達于淮泗六州皆言河江河淮濟為四瀆中國山川之脈絡也曉其脈絡而肥磽高下皆可知矣

尙書略說下　過庭錄卷之五

般庚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改政而不徙葢當時溝洫不治故有河圮之患祖乙改脩溝洫之政故得不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注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又盤庚篇鄭注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如以奢侈踰禮爲宮室衣食之奢淫則盤庚爲政雖尙都耿法

度可繩何必謀徙則奢侈踰禮者謂溝洫不脩井田形
改奢侈者大也如春秋鄭移而魯得取邾地耿民侵溝
洫之地以侈大其田踰先王之禮也遂迫狹而無以容
溝渠土壅川瀆其患易至何以知溝洫不脩以河圮而
知之也何以知井田踰制以土地迫近而知之也故經
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攸居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曰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此居
民之法地謂井地地不必正平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
執度以度之而後可以畫井又求地防使水屬理遂用
磬折句矩之法而後可以爲溝洫小司徒經土地必先

井牧其田野既有井田必治溝洫則水土演而民用然必相其山川之勢遠近之宜大戴禮主言云三井而句烈與裂通三句烈而拒當爲矩句謂句股烈謂割圜用句股割圜之法正參差不齊之地而井田之制乃定故九數始於方田田不能方以矩之數求其方司空不得其職隄防溝瀆惰其事而又水旱不時山川形易變巨室齊民漸侵其經界遂有土地迫狹山川時圮之患殆哉岌岌乃謀遷都移民均地方能一復舊制在夏民初離昏墊人無爭心故但以溝洫之法護民田殷民世業已久侈意漸萌乃以井田之制護溝洫王畿之內謂之甸服周語韋昭注甸王田服其職業夏后氏用貢法故甸服

之內但什一而取無公田私田之別商用助法始於井
田之中分公田私田井田之制至商先王而始善故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使民如借亦恪謹之義也又言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謂度地居民之政也又言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謂民各共其舊服農事不廢也其言
今不承于古卽下文言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
惰者謂惰於溝洫而不能盡力不服田畝謂田畝之度
非先王之舊服相與貪田疇之私利而忘惰溝洫之大
患故云越其罔有黍稷也要心厥臣大家先惡于民故
曰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常經也舊久也
甸服井田之制先王立經常之法行之已久今取以正

定其法度則自在位者始有井田而後有夫家正法度而夫家有永利故曰永建乃家下篇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注曰徙主於民故先定其田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君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故曰徙主於民經又言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謂溝瀆壅山川圮井田壞土地迫水土蕩析田疇佀離遂無一定之中制故經又言用永地于新邑謂必遷新邑而後能以常舊服正法度蓋井田一定而溝洫不壞河水順流斯爲永地經又言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金玉曰貨周禮注生生謂田穀民生所繫敢共生生謂不寶金玉而重五穀鞠養也惟井田爲養人

故易言井養而不窮井地均則民安其居保其性命當次敘而敬之以戒世世子孫守其法而勿替此以井田行助法爲商先王之大政按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按書序商書首篇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帝告者當述帝舜命契之事故尚書大傳引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即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曰明上下磽沃者居亳爲沃土湯始都此卽分疆畫井定七十而助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就其畿內制之辨別見故曰磽沃磽者分也此湯之首政而盤庚之所行者也按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武王乃恐懼太息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所謂盤庚之政者湯之政也惟復盤庚之政故雖周亦助蓋自盤庚遷殷以至春秋之季五服之內未嘗一日廢井田卽不能一日廢溝洫而長無河患浸至戰國諸侯兼并井田不脩溝洫不治至定王五年河徙卽定王介世本作貞王其後魏李悝有盡地力

之說秦商鞅開阡陌而井田溝洫之制遂不可復矣

武王伐殷年　伯禽受封年

按史記周本紀云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上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本作十年七與十字之誤）而崩號爲文王

校太史公本魯詩說伏生書大傳亦謂七年而崩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

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孶孶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校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此皆古文太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云云校此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觀兵十一年十二月伐紂書序作一月戊午者周正也此作十二月商正

也亥年二月亦正商至牧野殺紂作牧誓十一年之誓則大誓也其云太子發上祭于畢者追敘九年之事也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上篇追敘九年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敘渡河伐紂時事周本紀僅存兩篇故馬融疑之並是十一年所作故序并記之書序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祀本作以葆琛先生讀作祀箕子歸作洪範校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校此以洪範經文十有三祀為克殷後二年也述箕子歸周之由故追敘殺受立武庚祀也金縢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即云武王既喪其云翼日乃瘳

是暫瘳而卽崩也故史記封禪書云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則武王崩卽在是年也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尙書大傳亦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則武庚之殺在武王崩後周公居攝之二年距武王殺紂立武庚祀將五年多方篇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指武庚之立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立微子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五年須暇則殷命未黜也殺武庚而旣黜殷命矣魯世家又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卽召誥之文召誥與洛誥相接爲一時事此當周公居攝而稱成王七年則周公居攝成王卽政俱無改元之事況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相卽攝也詩朋友有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周公旣相成王則大誥之王若曰自代成王言鄭君以爲周公攝政稱王者周公旣稱王矣而召誥洛誥之王皆成王也士無二王之說安在乎尚書經文及序於周公則稱周公於王則稱成王而漢人猶渾淆若此則劉歆實亂之也歆作三統麻

於周公攝政七年之後接以成王元年而云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桉魯世家伯禽就封在攝政之一年卽成王元年故世家又言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管反也淮夷徐戎亦幷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云云遂平徐戎定魯桉此與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同時同事歆則以爲別是一時歆假飾書以傅會王莽而鄭君說書於武王周公之事多惑於劉歆而又參以已見不如太史公得古文舊說之爲可信也

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宮故詩正義推是年太歲在庚午而淮南兵略篇云武王伐紂

東面而迎歲高誘注云太歲在寅亦見荀子儒效篇又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則當時人人異說三統秝言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巳下爲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桉魯世家無伯禽年數則亦歆所肊度又三統術引魯世家考公以下年數多不與史記合後漢尙書令忠奏言歆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則共和以前上推武王伐殷之歲其數已不可得但可存周語歲在鶉火之說而已

周公攝政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校經傳皆不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以讀作祀箕子歸作洪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按立武庚者使爲殷後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爲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

東征以伐奄爲急言黜殷命殺武庚時奄尙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踐滅之葢踐奄則東征事已此東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卽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兖徐之閒大抵爲荆楚羣蠻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奔楚與居東實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援也漢儒以洛誥已復子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成王卽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言黜殷之事自多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旣黜殷

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爲之非成王卽政淮夷又叛也桉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在多士無逸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言周公稱王也說見前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同時遷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

者皆黜退之不得復爲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爲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之意也此相成王時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太誥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雖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舞以嘉其德校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葢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校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石王伯申尚書讀爲使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校此則飛廉不與殷亂武王但殺惡來孟子言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亾之後仍從武庚爲之合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江淮之南與海相近皆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北還故葬于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奄同時矣中潏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卽戎狄是膺也伐奄卽荆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

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即費作肹誓徐與舒音相近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之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管蔡未流言之始也其書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說者各異遂未必皆得其實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唐人引今文尚書皆馬鄭古文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

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經典序錄文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亾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隋書經籍志亦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亾梭今文旣亾古文以僞孔亂眞見馬鄭篇目絕異僞孔而並伏生所誦故二書並以爲今文如司馬貞顏師古之流所引今文尙書皆據馬鄭往往失實其誤有由乃錄而辯焉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校此僞古文此文蓋讀平爲浦耕反平旣訓便因作便章校所謂遷書多古文說說辯字之義非古文如此其今文作辯章校此馬鄭古文後漢劉愷傳注云尚書曰辯章百姓鄭元注云辯別章明也又班固傳注所引同此爲馬鄭古文作辯之證雖後便程東作索隱引尚書大傳作辯程則今文亦當作辯章蓋今文古文竝作辯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也

又居郁夷集解尚書作嵎夷校此引馬鄭古文而史作郁夷乃古文讀也又校堯典宅嵎夷釋文音隅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校史記帝紀自作郁夷夏本紀嵎夷旣略又同古文則此云史記作禺銕者誤

夏本紀嵎夷旣略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

索隱曰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校今文尚書及帝

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按此引今文徐不誤蓋據帝命驗考靈耀而得之其云鐵古夷字者當謂古字從夷作銕故古文尚書作夷字也

尚書正義二卷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句夏侯等書句宅嵎夷爲宅嵎鐵句按說文鐵古文从夷作銕此作鐵者俗字注疏本誤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優腎陽按腎當作賢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按此云鄭注不同則知鄭注非今文孔穎達正義本劉焯之舊故未嘗誤以馬鄭爲今文也　又按正義爲宅嵎鐵曰柳谷之類皆指夏侯等書閻徵士王光祿並誤其句讀以嵎夷爲夏侯書嵎鐵爲鄭注下昧谷三事並同此誤如嵎夷果爲今文則嵎馬融正作嵎夷馬鄭同注古文安得反同夏侯也況三國時鄭學方盛而虞翻見鄭解尚書正作昧谷裴松之魏志注引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郎此云優賢陽裴裴劉宋人去晉未遠引今文尚不誤　又按說文堣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堣

堣之正字从土作堣其从山作嵎經典叚借之字說文又云暘暘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銕暘谷也又云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从山禺聲錢詹事曰說文稱書曰者孔氏古文直載書辭者歐陽夏侯也臧君庸曰古文尚書作宅堣夷今文作宅嵎銕古文堣从土爲本字今文嵎从山叚封嵎山字或省作禺考靈曜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禺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異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互有不同陸德明云史記作禺銕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嵎夷俗人以尚書改耳毛本書疏二銕字宋板正義作嵎據說文釋文二書知嵎必銕字之誤

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正義曰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按孔氏以今尚書爲即今文尚書遂以宅嵎夷爲今文然漢時但有古文尚書以別於歐陽夏

侯列學官之書無今文尚書之名惟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云云所謂今文字者指當時所行隸書之字以讀古文書非指歐陽夏侯爲今文尚書也東晉僞古文出而伏生所傳微滅其後乃有今文尚書之目漢人引歐陽夏侯書從無以今文別之者以學官所立功令所用也則鄭所云今尚書以古文自馬鄭作注始顯於世謂古文尚書爲今所出之書故謂之今尚書非晉以後所稱之今文尚書也

五帝本紀曰昧谷集解徐廣曰一作柳谷　按此昧谷同鄭本所謂遷書多古文說也徐廣所據正是夏侯等書

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中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　按此益可證鄭氏古文作昧谷而夏侯等書作柳谷仲翔親見古今文所言必不誤江方正聲謂虞氏誣鄭以柳爲昧當時鄭書大顯若果不作昧豈能發糾違失形諸章奏必不然也

周禮天官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翣柳作接檟疏書曰

者是濟南伏生書桉賈公彥親見馬鄭古文無此文故據爲伏生書唐代鄭本尚行賈氏必不誤柳文故云度西曰柳谷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桉唐代書惟鄭本及僞孔本見存故云見今尚書謂見今所行之書也若今文久亾唯伏生傳爲可據故云濟南伏生書賈氏於古今文書絕不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曰將沒其色

亦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桉鄭欲證改檟爲柳之義故引伏生書

三國魏志管寧傳王基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注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

優賢著於揚歷也桉此卽書正義夏侯等書優賢陽賢陽當作賢揚合下歷字也今文書亾

於永嘉隋志約略之言其實宋初猶未滅絶故裴氏得而據之其時始有今文尚書之名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校淵林晉初人時今文顯於古文故但云尚書其時猶不稱今文尚書也

漢書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以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校今文家歐陽有大誓大小夏侯無大誓說詳與陳編脩書然唐時並亾師古所據今文仍是馬鄭古文也

後漢班固傳注引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校此正引馬鄭古文

漢書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注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

桉陳編脩壽祺曰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大誓未出而仲舒引之或本之他傳記非出本經也如繇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即本坊記稱書厥辟不辟忝厥祖之文也竹林篇引書云爾有嘉謀嘉猷云云即本坊記稱君陳之文也翔鳳桉繇露同類相動篇云云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云云之古文大誓之辭伏生從朽折散絕之餘猶憶其文著並於傳若經文有之必不錄入大傳矣如九共傳引書子平下土云云帝告之傳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並經文所無也正緣大誓之文不絕於傳記故婁敬上在漢初已引其文但不可據此謂伏生今文已有大誓也　又桉後漢班固傳注引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史記封禪書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文選石闕銘注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元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

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中候等書出於古文尚書前戴聖錄經解以易緯爲易則仲舒容或以書緯爲書也

又周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大誓桉說見上

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舟中索隱曰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桉唐人信僞古文尚書太誓遂以馬鄭古文大誓別爲周書其說出梁武帝其實古文大誓未嘗在逸周書也

又流爲烏索隱曰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摯烏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曰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文各隨文而解也桉流爲鵰自爲古文大誓元文太史公作烏乃古文說也非大誓有古今文之異司馬貞且不見今文書安得獨見今文大誓乎其偁今文亦馬鄭古文鄭君作烏乃是改讀見詩正義

詩周頌正義尙書大誓云至于王屋流之爲鵰注云鵰

當爲鴉鴉烏也校古鴉烏同音故爲鴉又爲烏此直云尚書大誓者孔仲達亦知馬鄭書爲古文也

漢書敘傳書云迺用婦人之言注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校此亦馬鄭古文

漢書王商傳周書曰呂左道事君者誅注師古曰逸書也校此文與說苑臣術篇引大誓附下罔上語氣正同當並是大誓下篇之文唐時已佚去故顏氏止以爲逸書而不知爲大誓也

漢書律秝志下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校此與東晉古文書武成司然劉歆自據孔氏古文也

又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

王紂注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桉今文無武成篇歆所据寔古文益可證小顏以古文爲今文之寔

又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馘于周廟注師古曰亦今文大誓桉辯同上

書武成正義漢書律秝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既望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亾其篇鄭

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謂彼僞武成也桉武成爲馬鄭古文增多十六篇之一孔氏正義以東晉古文爲眞則不能不以此爲僞